



武术名师刘连俊赴俄罗斯传艺 沧州武术架起国际交流的桥梁

本报记者 杨金丽

3月11日至19日，青县盘古文武学校校长、武术名师刘连俊应俄罗斯武术界邀请，赴莫斯科开展武术讲学活动。其间，他不仅为当地武术爱好者传授八极拳等技艺，还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俄罗斯武术比赛并宣布比赛开幕。

这已是刘连俊今年以来第二次跨国进行武术讲学活动了。1月30日至2月10日，他率领弟子多人前往法国、瑞士传授武术，让欧洲武术爱好者近距离感受沧州武术的独特魅力。

10年师徒缘 “生日”即开武学传承大门

刘连俊与俄罗斯武术界的渊源始于10多年前。

那时，刘连俊多次在国际赛事中与俄罗斯功夫联合会主席、国际武术比赛裁判长瓦洛伽相遇。瓦洛伽敬佩刘连俊的功夫和人品，曾两次提出拜师的想法，均被刘连俊以“还需考验”为由婉拒。直至2015年，瓦洛伽率弟子赴青县学武时，特意选择自己生日当天，第三次提出拜师的想法。他说：“中国有句话，师徒如父子。今天是我的生日，您若觉得我合格，请收我为徒；如果不合格，什么时候考验通过了，我什么时候再坐飞机过来。”这份执着与真诚打动了刘连俊，一段跨越国界的师徒情就此开启。

瓦洛伽是刘连俊的首位俄罗斯弟子。在瓦洛伽的推动下，俄罗斯武术爱好者与沧州的联系日益紧密。每年暑假期间，俄罗斯学员都会分批到青县学武，刘连俊也会定期到俄罗斯进行武术教学。如今，俄罗斯武术界保持着“抱拳礼”“递帖拜师”等传统礼仪，就是受到沧州武术传统礼仪的影响。

此次莫斯科之行，刘连俊是应另一弟子安东的邀请前住的，主要是为他们进行武术比赛赛前培训，并传授了八极棒、八极刀、四象功法、绵掌等。因为交流频繁，不少俄罗斯学员都学会了简单的汉语，刘连俊授武时几乎没有语言障碍。

“沧州武术在俄罗斯有强大的生命力。”刘连俊说，在俄罗斯武术比赛开幕式上，对此感受尤为强烈。俄罗斯各州及各大城市都派队参赛，其中，来自圣彼得堡代表队的选手有100多名。刘连俊从俄罗斯回国时，当地的两名武术爱好者麦克、瓦迪姆专程送他回沧。在青县观摩了武术表演后，两人对沧州功夫赞叹不已，更坚定了学武的信心。

从较量到共融 带领瑞士少年走上从武之路

2025年新春伊始，刘连俊率团赴法国、瑞士开展了为期12天的讲学活动，所到之处都会掀起“沧州武术热”。而这仅是青县盘古文武学校对外交流的一个缩影。

刘连俊自幼习武，先跟随孟村武术名家吴连枝学八极拳，后在青县武术名家孙福泰的引导和



▲刘连俊和俄罗斯学员们在一起。

►俄罗斯武术比赛组委会给刘连俊颁发的证书。



▼今年2月，刘连俊（右二）到法国武术讲学，参加当地的新春活动。



举荐下，学习了迷踪拳、麒麟拳、通臂拳等多个拳种，在多个国际、全国武术比赛上夺得金牌，在武术界享有“常胜将军”的美誉。

首次与外国人打交道，还要追溯到25年前。2000年，西班牙武术家斐吉隆慕名找到刘连俊切磋武艺。一番“较量”后，他深深被刘连俊的功夫和人品折服。2003年，刘连俊带领弟子与韩国武学界举办民间擂台赛，取得了四战全胜的战绩。此后，韩方聘刘连俊为韩国全南科学大学客座教授。

2004年，在斐吉隆的邀请下，刘连俊首次到欧洲讲学。这次讲学，彻底改变了马克西姆的命运。

马克西姆是瑞士人，当时还是一名17岁的少年。博大精深的沧州武术打开了这个瑞士少年的天地。后来，他干脆来到沧州，跟随刘连俊左右，刻苦学武。青年时期，他长居青县，与刘连俊同吃同住，取名“刘伟强”，与刘家“伟”字辈孩子以兄弟相称。2016年，他在瑞士创立武馆，武馆的名字就是“沧州武术”。后

来，他为瑞士摘得首枚世锦赛武术金牌，创造了该国体育史纪录。

“师父改变了我，我要做一名传播武术的国际使者。”马克西姆说。

**从沧州到世界
武术超越语言与国界**

刘连俊还有很多像马克西姆这样的“洋弟子”：丹麦的刘伟明、瑞士的刘伟天、俄罗斯的刘伟赢……他们以“伟”字辈中国名字致敬师父和师门，每年携家人及弟子赴青县习武。归国后，他们又创立武校、举办赛事，传播中国武术。

如今，在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地，沧州武术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沧州武术”也成为这些外国武校、武馆和武术赛事的文化标识。从莫斯科红场旁的武馆到阿尔卑斯山下的“沧州招牌”，这群“洋弟子”正以武为媒，搭建起跨文化对话的桥梁。正如安东所言：“我们学的是沧州功夫，悟的是中国智慧。”

各国武术界非常认可沧州

武术以及沧州的武术家们。这次俄罗斯武术比赛组委会为刘连俊颁发的证书上，用中俄文字写到：“您的努力不仅显著提升了武术技艺的高度，更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中华武术文化的普及与影响……您的成就不仅是个人荣耀，更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桥梁。”

“武术不仅是技艺，更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刘连俊告诉记者，学校今年的武术国际交流日程从3月一直排到7月，10月、12月也都安排满了。从2023年开始，国际交流的比重越来越大，外国武术爱好者习武的热情越来越高。尤其让他感慨的是，外国武术爱好者对武术心怀敬畏，学武的过程中往往能领悟到沧州功夫的奥妙。

刘连俊说，每年暑假期间是国外武术爱好者来沧学武的高峰期，常常会出现好几个国家的习武者共同学武的盛景。“各个国家的人们在一个场馆内以武会友、切磋交流，那个场景非常和谐，也非常美好。”刘连俊说，他现在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武术具有超越语言与国界的魅力。



孩子们表演太极剑。 陆莉 摄

200多名太极拳习练者齐聚广场 庆祝首个“亚洲太极拳日”

本报讯（记者杨金丽）3月22日，在运河区嘉禾一方社区中心广场，我市200多名太极拳习练者齐聚一堂，举办庆祝首个“亚洲太极拳日”暨太极拳交流展演活动。

本次活动由沧州太极拳研究会主办，孙氏太极拳学会承办。“亚洲太极拳日”由亚洲群众体育协会在2024年10月10日

正式确立。今年是首个“亚洲太极拳日”。这个纪念日的设立充分体现了太极拳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力和文化价值。在交流展演活动环节，我市太极拳爱好者进行了集体项目、个人项目的太极拳、太极剑展演。主办方最后评选出优胜奖和优秀奖若干名。参加展演活动的，既有十

来岁的孩子，也有二三十岁的中青年，还有七十多岁的老人。活动主办方介绍，目前，他们正在推动太极拳进社区活动，希望更多人从中受益。

据悉，太极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项重要遗产，是几千年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让人修身养性、内心平和。

比利时音乐家循音而来，到任丘探访——

小城不只有故事 还有音乐

本报记者 杨金丽

连日来，一段由比利时音乐家托比亚斯拍摄的视频在网络平台引发关注。这位常驻上海、汉语说得极溜儿的音乐家，带着对“小城音乐会”的好奇，来到任丘探访。他被这座小城的音乐魅力深深吸引，视频主题也透着几分惊喜：“我去了北方最舒服、最令人惊喜的宝藏城市”。

“最令人惊喜的宝藏城市”

在那段视频里，托比亚斯介绍，自己偶然刷到“小城音乐会”的视频。“这个音乐节目做得特别好，是我一直想找的感觉，他们做到了一个世界级水平的音乐会。我特别开心，就给音乐会负责人黄棋量发了个邮件说，这个节目太好了，我可不可以过来和你们一起玩？他秒回说好好呀，还邀请我来任丘参加新一期‘小城音乐会’的录制。当得知著名音乐制作人大大飞也参加录制后，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托比亚斯精通英语、汉语、德语、法语等多国语言，在中欧两地的音乐领域有重要影响。这次任丘之行，他收获满满，不仅如愿在“小城音乐会”的录制现场见到了大飞、在录音棚里即兴演奏了各种乐器，还逛了广场、商场、酒店，参观了图书馆。他惊讶于任丘发展建设的速度，被这里的人文景观所吸引，尤其赞叹任丘人超前的音乐理念。

在任丘，托比亚斯的镜头不仅对准“小城音乐会”录音棚中的那些乐器，还对准美丽的城市。这位比利时音乐家说，自己怎么也想不到，会在华北平原的小城里，弹奏起来自欧洲的吉他；更想不到，从购买这些乐器到录制“小城音乐会”的费用，竟然是黄棋量用自己的住房抵押贷款筹集来的。中国青年这份对音乐的痴迷和坚守、对发展家乡文化的情怀和决心，让他深深感动和折服。

他说：“任丘很美，很有文化，开发得不错。我在这里碰到的人都特别真诚，就像是好多年的朋友一样。尤其想不到的是，任丘会有质量那么棒的‘小城音乐会’。任丘，我一定会经常来的。”

“不用追赶潮流，音乐自有力量”

3月19日凌晨5点，任丘市文创中心的灯光依然明亮。黄棋量揉了揉发红的眼睛。他是“小城音乐会”的总策划、制片人、导演，刚刚结束与美国“小桌音乐会”制作人乔希的视频会议。此时，地球另一端的美国纽约正是下午。而黄棋量的办公桌上，堆着厚厚一摞“小城音乐会”新一期录制方案——这档被他寄予厚望、倾尽全力打造的音乐节目，正悄然打破中国小城任丘与世界的音乐文化边界。

黄棋量还是任丘市文化馆副馆长、任丘市文创中心负责人。鲜为人知的是，几乎每天，他都要在“双时区”中穿梭：白天，协调国内音乐人排练；深夜，与美国“小桌音乐会”制作人乔希团队通过网络云端对接节目制作内容。乔希如今是任丘“小城音乐会”的特聘顾问。

“有时候看着日出，真分不清该说早

安还是晚安。”他给记者看手机里凌晨四点与乔希的视频聊天截图。

黄棋量是任丘人，从小喜欢音乐，曾长期在央视工作，参与执导过很多大型活动。他不仅能作词、作曲，还能编曲、演唱、录音、混音、视频拍摄、剪辑等，是一位综合型的音乐制作人。他一直有个愿望：用音乐的形式宣传家乡。

几番摸索后，他决定对标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小桌音乐会”，打造一个有别于常规音乐节目、独属于中国音乐人的“小城音乐会”。

“这是介于现场和录音室之间的一个全新的音乐形式，在特有的声场和录音技术下，展示音乐家的技巧，把最真实的声音带给观众。”黄棋量说，“小城音乐会”的创意提出后来，得到了不少优秀音乐人的青睐。潘高峰、叶知以及其他音乐人先后参加了第一期、第二期“小城音乐会”的录制。

录制现场就选在任丘市文创中心。第一期在室内，背景是整面墙的黑胶唱片，没有炫目的灯光与修音特效，只有音乐人的天然歌喉与乐器原声的自然流淌。第二期干脆选在了室外，除了音乐人的乐器、发自内心的吟唱外，还收入了风声、蝉鸣等大自然的天籁之音。

“我们要做‘反工业化’的音乐现场，让情绪自然生长。”黄棋量说，这才是他心目中音乐该有的样子。

当小城故事拨动世界琴弦

今年1月8日，中国音乐界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北京举办的音乐财经论坛上，京文唱片总经理李辉对话著名音乐人老狼，主题是：中国会有“小桌音乐会”吗？答案是：按照目前音乐娱乐化的趋势看，应该不会有。二是黄棋量在网上发布首期“小城音乐会”。

第一件事，在全国音乐界迅速引起关注和思考；第二件事，在当时基本上可以用“波澜不惊”来形容。

然而，几天后，“小城音乐会”迅速升温。而这，源于黄棋量在网上的一段发言：“中国的‘小桌音乐会’就在河北、在沧州、在任丘。”

李辉得知信息马上赶赴任丘，与黄棋量达成了合作的初步意向。紧接着，滚石唱片公司也向黄棋量抛来了合作的“橄榄枝”。

很快，第二期“小城音乐会”也上线发布。音乐人潘高峰表演的单曲也随之上线。目前，第三期、第四期音乐会的录制工作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中……

“让我们的节奏慢下来，未来的世界多一点爱……未来的世界多一点人……”这是潘高峰在首期音乐会上弹出的歌曲《节奏爱》。AI时代的到来，让人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心头更多几番别样滋味。青年演奏家叶知则在第二期音乐会上，用一把1942年制作的吉他，弹出了自己最新的单曲。

“未来会有更多优秀的音乐人加入到‘小城音乐会’中来。”黄棋量说，这正是自己构想的“音乐乌托邦”：“小城不只有故事，还有音乐；小城不只是情怀符号，还可以成为先锋文化的试验场。”



扫码看视频

比利时音乐家托比亚斯（右）来任丘参加“小城音乐会”，偶遇著名音乐人大飞。



“小城音乐会”节目组成员。